

全唐文

竹居被屨

竹居被塵

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目錄

李德裕 十四

舊臣論

陰德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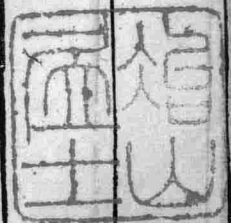
臣子論

忠諫論

管仲害霸論

慎獨論

王言論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天性論

賓客論

謀議論

伐國論

文章論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虛名論

食貨論

近倖論

奇才論

方士論

大士論

青木論

玄華論

食貨論

靈谷論

御製論

入學論

對策論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

李德裕

十四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
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臯陶益稷
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
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之規况高祖之道昔
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已也蓋傷廢
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

哉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覲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踦撫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倘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過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黜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

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
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
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
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于閒燥給以私財
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

原注漢書稱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是恩

及四海也

又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旣而顯徵卿之美削士伍之

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享其
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
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者豈用法雖深而

所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臣子論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好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淡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公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爲人用而自然可

貴也

原注世謂王劉之儔也

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

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于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概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

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
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
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寢不
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已人臣
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
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啟大隧以成莊
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畱侯封雍齒以安羣

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

馬令言帝欲不諱

原注劉李二人名各不便故書官

激主之怒自有其名

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
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以血污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
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
是耶則知諫之道在于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
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
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
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眉州

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
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
唐之比也

管仲害霸論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賢而
不能任此害霸也余竊窺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
桓公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故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爲五霸之首中代蜀主之任孔
明苻堅之用景畧雖關羽不能移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

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
信石顯而反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
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
日壞朋黨益熾讒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違管仲之道
莊周稱所謂至智也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又曰跖不得
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慎獨論

士君子愛身防患無踰於慎獨矣能懼顯覲

原注詩曰無
曰不顯莫予

云

不爲暗欺忠信參於外雖有盜賊不能爲患矣易曰無

有師保如臨父母斯之謂也賊入趙孟之門者覩其盛服
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于觸槐所以知其不爲患也
向使趙孟未闢寢門尚安衽席思變詐之數無肅敬之容
爲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
言人不可以不誠矣若乃懷詐飾智意忌貌親人已見其
肺肝而自謂無迹天已奪其魂魄而不寤將亡此汲黯所
以面折公孫宏畱言李息莊周稱賊莫大於德爲有心以
有眼爲德者尚不可以有心眼况爲惡者乎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
禮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爲
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
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
自解宋祖曰吾祇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
人破膽矣余厯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
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能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
下之辭豈惟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
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